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潘恩选集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SINCE 189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潘恩选集

马清槐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 - 7 - 100 - 06331 - 9

I. 潘… II. 马… III. 政治思想史—英国

IV. D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9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潘恩选集

马清槐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331 - 9

2009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2

定价: 59.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 版 说 明

从 1981 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续。商务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表的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十三岁辍学后,做过裁缝、教师和税务官。1774年到北美后投入独立革命运动,历时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担任过报刊编辑、格林将军的副官、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宾夕法尼亚议会秘书等职务。他的主要贡献,是他当时发表的政论对革命运动所起的推进作用。

美国独立后,潘恩于1787年回到欧洲,往返英法两国,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1802年以前,主要在法国,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做过国民议会议员。在法国议会,潘恩站在吉伦特派一边,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雅各宾党专政时,取缔外籍议员,将他囚禁于巴黎卢森堡监狱(1793年12月);在当时美国驻法大使门罗的营救下,于1794年获释,出狱后仍居住法国。1802年,再度去美国。这时他对美国内政策的观点遭到联邦党人的攻击。1809年,病死于纽约。

本书收录了潘恩的《常识》、《林中居民的信札》、《人权论》和《理性时代》四种主要著作。其中《常识》是他到达北美投入独立革命运动后于1776年1月发表的第一篇政论。在这篇政论中,他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暴政,严厉地批判了英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坚

决主张北美殖民地独立,建立共和政体。他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有明显反映。所以《常识》是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自由的重要思想武器。该书出版后,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在军队中广为传阅。

但是,《常识》在受到北美人民的热烈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了维护殖民统治的反动分子的仇视。有个在费城任神学院院长的苏格兰传教士威廉·史密斯,借用古罗马爱国者“克图”(cato)的名字为笔名在《费城报》上用信札形式发表文章,攻击潘恩在《常识》中宣传的思想。本书第二部分《林中居民的信札》就是潘恩以“林中居民”为笔名,于1776年3至5月间为还击“克图”而写的几篇政论;当时是逐篇在报上发表的。在这场论战中,潘恩集中驳斥了“克图”把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性质比作情侣或夫妇之间不和的这一谬论,明确表示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常识》中的思想当时还有一部分公众未予注意的话,那么通过这次论战它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了。因而它更加启发了北美人民的觉醒,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本书第三部分《人权论》,是潘恩自美国返回欧洲后,于1791至1792年间为驳斥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阐明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而写的一本论著。他着重论述了《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思想: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代人同前一代人在权利上也是平等的;自由是不可让与的权利;个人喜欢持有的见解,是天赋的权利,国家无权对他进行迫害或处罚;任何国家都无权约束子孙后代,或规定世界如何统治,当代人只能处理当代的事情;任何人不能以他人为私产,任何世代不能以后代为私产;人一旦去



世,他的权利与需求也随着消失。

从这些原则出发,潘恩严厉谴责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体现这个制度的君主政体。他指出,君主制王国是匪帮头子取得权利之后,互相瓜分领地或抢夺别人领地而建立的。任何宫廷或廷臣的贪婪本性是一样的,都执行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这种体制是世袭继承制,往往靠战争来支撑,欧洲历史上曾因此发生过多次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战争。由于君主制违反理性,被压迫者就有权用暴力革命来反对暴力统治。正因为潘恩在《人权论》中号召英国人民仿效法国大革命、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而被英政府以“叛逆罪”为名宣布对他通缉,他的书也因此一度成为禁书。

《人权论》在批判封建君主政体的同时,热情赞扬代议制共和政体。作者认为,代议制能充分发现人才,它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利益所必需的知识,它使政府处于成熟状态。共和制是为个人和集体的公共利益而建立和工作的政府,自然会同代议制形式结合起来,它的目的是谋求普遍幸福。但是,一旦特殊权利与报酬给予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就会变成各种腐败现象的中心。

《理性时代》是潘恩阐述自己宗教思想的著作,第一部分 1794 年出版,第二部分 1796 年出版。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国教;认为一切国家的教会机关都是用来恐吓和奴役人民的。他从《圣经》内容的自相矛盾和荒诞,其中关于创世的故事与天文学的科学材料的矛盾,以及所谓神秘、奇迹和预言的骗人实质等方面,论证了基督教神学体系不过是捏造出来的骗人东西,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和金钱。他进而指出,《圣经》是一本谎言和亵渎上帝的书,它把人类罪恶归于上帝的命令,所以它无权作为上帝之道。潘

恩在无情揭露教会的虚伪、贪婪和黑暗之后，宣布他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和伊斯兰教会的任何信条。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相信只有一个上帝，没有其他。一般认为，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综上所述，潘恩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启蒙思想家，一个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的坚定斗士。他对美国独立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同样是人类精神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份财富。他的这些著作对于我们了解、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和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选集中的《常识》和《林中居民的信札》，本馆曾于 1959 年分别出版过中译单行本。《常识》的译者为马清槐；《林中居民的信札》的译者为蒋恩钿、吴以铭。《人权论》系新译，译者为吴运楠、武友任，由朱曾汶校订。《理性时代》第一部分原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59 年出版过中译单行本，译者为张师竹；第二部分系张师竹新译。承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我们将《理性时代》第一部分收入本选集出版，我们特此表示感谢。

1980 年 8 月

目 录

常 识

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	3
论君主政体和世袭	9
对北美目前形势的意见	19
论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带谈一些杂感.....	38
附记	49



1

林中居民的信札

I 致克图	61
II 致克图	68
III 致克图	80
IV	92

人 权 论

导言.....	101
编者前言.....	107
献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110
英国版序.....	111
人权论——回答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	114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法国国民议会公布	184
《人权宣言》评述	187
杂记.....	189
结论.....	212
第二部分——把原则与实践结合起来探讨.....	219
致拉法叶特侯爵.....	219
序言.....	220
导言.....	226
第一章 关于社会和文明.....	230
第二章 关于现存旧政府的起源.....	235
第三章 关于旧政府的新旧体制.....	237
第四章 关于宪法.....	251
第五章 改善欧洲现状的途径,并杂陈各种意见	276
附录.....	341



理性时代——对于真假神学的探讨

献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同胞	349
第一部分.....	350
自序——关于第二部分	410
第二部分	414
关于《新约全书》	475
结论	504
托马斯·潘恩生平年表	516

常 识

马清槐 译



常 识

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

有些作者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弄得它们彼此没有多少区别，甚或完全没有区别；而实际上它们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有不同的起源。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交往，另一个是制造差别。前面的一个是奖励者，后面的一个是惩罚者。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政府好比衣服，是天真纯朴受到残害的表征；帝王的宫殿是建筑在乐园的亭榭的废墟上的。如果良心的激发是天日可鉴的、始终如一的和信守不渝的，一个人就毋需其他的立法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觉得有必要放弃一部分的财产，出钱换取其余的人的保护；谨慎小心

的原则在其他任何场合都劝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这个原则也促使他这样做。因此,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真正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毫无疑问地可以推断,任何看起来最有可能保证我们安全的形式,只要是花费最少而得益最大,都是其他一切人所愿意接受的。

为了清楚而正确地了解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我们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隐僻的部分住下来,同其余的人不发生联系;他们就将代表任何一块地方或世界上的第一批移民。在这种自然的自由状态下,他们将首先想到社会。千百种的动机都将鼓励他们趋向这一目标。单单一个人的力量应付不了他的各种需要,他的心境又不堪永远寂寞,因此他不久就被迫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和安慰,而对方也有同样的要求。四五个人通力合作,就能够在旷野当中兴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住所,但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就可能劳碌终生而一无所成。当他砍了木头之后他搬不动它,就是搬动了也竖不起来;同时饥饿会逼他离开工作,每一种不同的需要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支使他。疾病,哪怕是一件不幸,也意味着死亡;因为它们纵然并不置人于死命,也会使他不能维持生活,落到死不死活不活的境地。

这样,客观的需要像一种吸引力似的,马上会把我们这些刚到的移民组成社会,而彼此从社会生活中所得的幸福就会确立起来,并且只要人们始终互以真诚相待,就不必有法律和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唯独上帝才不为邪恶所侵染,结果就必然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刚刚克服了那些在共同的事业中把他们团结起来的迁居之初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之后,立刻便开始忽视彼此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情谊。这种怠懈表明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来弥补





德行方面的缺陷。

某一棵地点适中的大树将供给他们一座大礼堂，全体移民区的人可以在树荫下聚会，讨论公共的问题。很可能，他们第一批的法律只是称为条例，在推行的时候至多以公众的鄙视作为违犯条例的惩罚。在这第一次的会议中，人人自然都有权利占据一个席位。

可是，随着移民区的发展，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也增加了，同时成员间彼此可能离得很远，不便像从前那样大家每次都聚在一起，而当初他们的人数不多，住处很近，公众所关心的事情是寥寥无几的和琐碎的。这种情况表明，他们同意从全体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来专门管理立法工作，是有其方便的地方的；这些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一切做法同全体成员亲自出席时所采取的一样。如果移民区继续发展，就有必要扩大代表的名额，使移民区的各部分的利益都可以受到照顾，同时最好是把整个区域分成若干适当的部分，每一部分派出相应的人数，这样一来，当选人就永远不会独自关心一种与选举人毫不相干的利益，并且为了审慎起见，时常举行选举是适当的：通过这种方式，当选人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后回去再同群众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不敢自找苦吃，从而他们对于公众的忠实也就会有所保证。因为这种不时的互换会同社会的每一部分建立共同的利害关系，各部分就会自然地互相支援，正是基于这一点（不是基于帝王的无意义的名号），才产生政府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

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也就是说，这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有必要采用的治理世界的方式；由此也可看出政府的意

图和目的，即自由与安全。不管我们的眼睛在纷然杂陈的事物面前如何眼花缭乱，或者我们的耳朵如何受音响的欺骗，也不管偏颇的见解如何把我们的意志引入歧途，或者个人的利害关系如何迷了我们的心窍，自然和理性的坦率的呼声也毕竟会说这是对的。

我对于政体的这种想法，是从一项无法推翻的自然原理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愈是简单，它愈不容易发生紊乱，即使发生紊乱也比较容易纠正；根据这项原理，我现在想对大肆吹嘘的英国政体说几句话。在制定英国政体的黑暗的奴隶时代，它是光荣的，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在宇内暴政肆虐的时候，尽量不脱离这种政体，那也是一种光荣的出路。可是，要论证现在这个政体是不完备的、不稳固的、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的，那倒是容易的。

专制政体（虽然这是人类本性的耻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它们来得简单；如果人民受苦遭难，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是从谁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也知道补救的办法；没有五花八门的原因和救苦消灾的方法使他们茫然失措。可是英国的政体十分复杂，全国人民可能受苦多年而根本发现不出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有些人会这样说，有些人会那样说，每一个政治医生开的药方也各不相同。

我知道，要克服地区的或由来已久的偏见是困难的，可是如果我们耐心考察一下英国政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就会看出它们是羼杂着一些新的共和政体因素的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

第一，由国王所体现的君主政体暴政的残余。

第二，由上议院所体现的贵族政治暴政的残余。

第三，由下议院所体现的新的共和政体的成分；而英国的自由便是以下议院的效能为基础的。